

湖

南

文

掌上心

艺

[白俄罗斯]

伊凡·彼得罗维奇·沙米亚金 著

叶宇仁 译

出

版

社



掌上心

[白俄罗斯]

伊凡·彼得罗维奇·沙米亚金 著

叶宇仁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掌 上 心

[白俄罗斯]伊凡·沙米亚金著

叶字仁译

责任编辑:谢 引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

*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插页:1

字数:366,000 印数:1—6,000

ISBN7-5404-1850-8

I·1474 定价:18.6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作 者 像

作者自传

我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出生在戈梅利州多布鲁什区的科尔马村。父亲从一九二五年直到逝世，一直是个护林员，所以，我的童年是在戈梅利林场各处的森林里度过的。

读完七年后，我进了戈梅利建材中等技术学校。一九四〇年毕业后，我在东比亚韦斯托克市当了几个月的技术员。同年秋，应征入红军部队，在摩尔曼斯克高射炮部队服役。就在这时，战争爆发了。我参加了摩尔曼斯克、坎达拉克沙的保卫战，参加了解放彼得罗扎沃茨克之战。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作为炮长、排长及稍后作为独立炮兵营的共青团负责人，我参加过奥德河上的多次战斗。

一九四五年秋，复员后我当了一名教师，同时在一所师范学院函授学习。

一九四八年，经由作家协会推荐，我被派往明斯克党校学习。一九五〇年毕业后，留在明斯克任国家出版社文艺编辑部主任。稍后，任当代《涅曼河》丛刊主编，为时不长。

一九五四年，我当选为白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会副主席。出任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副主席、书记，直至一九八〇年共计达二十六年之久。一九八〇我被委任为白俄罗斯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

一九四五年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复仇》，从此，我成为白罗斯最活跃的散文作家之一。长篇小说《深流》一九五一年获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金奖。博得读者广泛好评的有长篇小

说《泉眼》、《掌上心》、《多雪的冬天》、《男女人像柱》、《彼得格勒——布勒斯特》、《为君分忧》、《登峰造极》、《厄运》、《大公夫人》，系列中篇小说《惊恐不安的幸福》，中篇小说有《第一位将军》、《女摊贩和诗人》、《婚礼之夜》、《悲剧》、《牺牲者》、《画展开幕日》、《落角》、《飞旋镖》……共计三十多部中篇小说。此外还有话剧三本，电影剧本及不少文学评论和政论文。

主要作品——长中篇小说全部译成了俄文，并由苏联中央一级出版社多次再版。如发行极其广泛的刊物《小说月报》就发表了我的六部长篇小说。我的许多作品都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字出版，并翻译成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英国、法国、西班牙、中国和越南等国的文字出版。

我的许多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都获得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奖金、法捷耶夫奖金等。

一九七二年我被授予白俄罗斯人民作家称号。一九八一年我获得了国家的最高奖赏——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我荣获过的勋章：一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勋章、三枚劳动红旗勋章、一枚各民族友谊勋章、一枚荣誉勋章及多枚奖章，还获得过卫国战争二级勋章、“军功”章。

我总是置身于社会生活的中心：被选入各级苏维埃，从村苏维埃到苏联最高苏维埃。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八五年我荣任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连续三届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第十、十一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

一九九四年我当选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

依凡·沙米亚金

一九九七年五月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市

亲爱的中国读者

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是远离你们的白俄罗斯作家的一本书。我们两国人民在地域上相距遥远，但感情、思想、志趣却是彼此亲近的。我们大家同是人类，都有着同一的愿望：在和平、友爱中生活，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建设自己国家的乐园。

长篇小说《掌上心》是描写法西斯入侵期间我国人民的遭遇和悲痛的真实故事。须知，在战争中每四个白俄罗斯人就有一人死亡，共有二百五十万人。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就是战争结束后的许多年之后，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佐霞、萨维奇的命运正是如此。

这部小说在白俄罗斯受到了评论家和读者的高度评价，多次再版，并译成世界多种文字出版。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我的这部小说用最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的语言出版了。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向我的中国读者致意，祝愿你们如意、幸福。

伊凡·沙米亚金

一九九七年五月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市

目 录

作者自传

致中国读者的信

一	医生和记者·····	(1)
二	黑白颠倒的记录·····	(13)
三	写真理·····	(26)
四	是死人复活吗·····	(40)
五	一定要抢救她·····	(52)
六	塔拉斯·····	(114)
七	欲评千秋功过·····	(127)
八	原来是烈士后代·····	(149)
九	在亚罗什别墅·····	(165)
十	在掌上跳动的心·····	(181)
十一	玛莎·····	(195)
十二	压力·····	(204)
十三	坚持害下去·····	(217)
十四	珍贵的资料·····	(233)
十五	斯拉维克·····	(240)
十六	功臣被逼为“巫婆”·····	(254)
十七	千古冤案·····	(271)
十八	佐霞脱险·····	(287)
十九	音乐会·····	(297)
二十	谷康·····	(302)
二十一	她出院了·····	(306)

二十二	决斗·····	(316)
二十三	躲不开的斗争·····	(326)
二十四	不约而同的谎言·····	(356)
二十五	“塔玛拉戈女皇”的花招·····	(364)
二十六	无事生非·····	(372)
二十七	欲整死好人·····	(381)
二十八	从陵墓迁走斯大林遗体·····	(386)
二十九	人证·····	(390)
三十	尼娜·····	(409)
三十一	烈士遗孤·····	(418)
三十二	一丈高叔叔是谁·····	(426)
三十三	闹离婚·····	(435)
三十四	“我怕被自己人整死”·····	(443)
三十五	溜冰·····	(453)
三十六	失恋·····	(462)
三十七	新年·····	(470)
三十八	手术·····	(472)
三十九	探病·····	(477)
四十	不辞而别·····	(480)
译后记·····		(488)

一 医生和记者

亚罗什医生站在凉台顶上，把手指伸进嘴里吹口哨，哨声是那样震耳，好像马上就要把橡树叶都震下来似的。一群鸽子在别墅的上空盘旋，那些“尼古拉红鸽”的翅膀红得好像着了火。突然，鸽群好像被风吹走了一般，一眨眼功夫就已经飞到了远远的松林上空。医生几乎跟着鸽群飞了起来。他大步一跨，走到了屋顶的边缘。他高高的身子把平台柱子压得扎扎发响，高高的松林上空的阳光迎面照射下来，照得他两眼发花。亚罗什像孩子似的不是用手掌而是用胳膊遮住阳光。他的儿子维克多站在凉台顶的另一头，他几乎和父亲一样高，但清瘦、纤细、腿长。他正在用望远镜注视鸽群。

井边的长凳上坐着两个妇女，她们注意的倒不是鸽群，而是逗鸽子的人。

“真有意思，像小孩子一样成天逗鸽子。”加林娜·阿达莫芙娜带着责备而又欣赏的口气说。

“可是我倒喜欢这些会玩的人。”瓦莲京娜·安德烈叶芙娜目不转睛地看着亚罗什说。

“啊！我快要吃醋啦！瓦莉娅！”

加林娜是开着玩笑说的，但她立刻感到心里很惊恐，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瓦莲京娜·安德烈叶芙娜觉察到她脸上的红晕，把身子转了过去。她是很了解自己的女朋友的，知道她怀疑心重。

“这也得看对谁呀，加莉娅，我已经是老太婆了，你没看见我

胖得多难看吗？我倒是真该忌妒你呢。我的基利尔每天拿你给我当榜样，你看，他说：‘加林娜多会照料自己，那么苗条，活像二十岁的大姑娘呢。’”

“胖子总是羡慕瘦子的。”加林娜·阿达莫芙娜笑了起来。对于赞扬，她感到很高兴。

希柯维奇的女儿伊拉从凉台的另一端走过来。她一身节日的打扮：鲜艳的宽裙、白上衣、白色高跟皮凉鞋。这样轻盈的装束和她苗条的身材与夏天早晨宜人的气温很协调。

伊拉整理了一下眼镜，也在对着天空瞭望，但她没有发现鸽群，于是轻蔑地皱了一下鼻子道：

“你们的那些鸽子早已飞到城里去了。”

“别像乌鸦一样哇哇哇地报丧啦！”屋顶上传来维克多的声音。

因为这些鸽子是第一次从城里带到别墅来放飞，所以父子俩都很担心：它们是否会飞回来。

尽管安东·库兹米奇全神贯注地望着天空，但他还是没有放过儿子的话。

“哎，小兄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她还是个姑娘，再说年纪也比你大，而你却说什么别像乌鸦一样哇哇哇地报丧啦！”

瓦莲京娜·安德烈叶芙娜出来庇护孩子，她说：

“又不是什么大小姐，她怎么对人家，人家也会怎么对她的。我们这里大家都是以‘你’相称的，一家人嘛！”

姑娘带着讥讽的微笑看了母亲一眼，然后转身沿着一条小道朝在别墅不远处流过的小溪旁走去，她在远处呼喊著：

“娜塔什卡^①！到草地玩去吧！”

① 娜塔莎的爱称。

亚罗什十二岁的女儿娜塔莎两腿悬在窗外，坐在窗台上看书。昨天她还对鸽子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此刻对它却已淡然了。她正在埋头读马克·吐温^①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不时哈哈大笑，高兴得用脚后跟在墙上直蹬。伊拉对她的邀请，她压根儿就没有听到。

加林娜·阿达莫芙娜说：

“娜塔什卡，人家喊你呢！”

姑娘没有回答。

“娜塔什卡！”

“啊？”

“跟伊拉到草地上去吧，去采些酸模菜来。”

“我的天哪！”娜塔莎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住在这个该死的别墅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一页书都不让人读完！”

女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娜塔什卡！”亚罗什叫道，“别唠叨，多嘴婆，快到草地去吧，这些鸽子怕你呢。”

“有了你的这些鸽子，就不让人活了。”娜塔莎双脚一缩，越过窗台，躲到房间里去了。

就在这时维克多宣布道：

“飞来啦！”

“哪儿？在哪儿？”亚罗什在屋顶上踮起脚来，几乎把整个屋子都震动了。他从儿子手里抓过望远镜，高兴地喊道，“是的，是飞回来啦！我是怎么对你们说的来着？你们这些怀疑派！”不知他在责备谁，因为谁都没有表示过怀疑，如果不算伊拉顶嘴的那几句话的话。

^① 马克·吐温（一八三五——一九一〇），美国作家。

鸽子从松林上空飞过来，沿着屋子低低地盘旋了一会，正要飞回鸽巢时，却被亚罗什的一声口哨吓跑了。

加林娜·阿达莫芙娜两手托着后脑，挺直身子说道：

“这里真好，我好久没有这样休息过了。”

“没有客人来倒好。可家里几乎天天有客人来，真叫人腻烦！基利尔没完没了地邀请客人。他没有客人就感到无聊。可做菜、洗碗全都归我！”

“安东！”瓦莲京娜·安德烈叶芙娜突然喊住安东，“我们钓鱼去吧？”

加林娜的面颊又红了起来。她怕拿着鱼杆到河边去，到那些稠密的树丛里去，尽管她丈夫和瓦莲京娜从来没有单独在那儿呆过。同她一起去的不是维佳，就是娜塔莎，要不就是伊拉。更多的是三个人一起同去。她自己却故意不去，人家说她不信任丈夫或者跟他的踪。不，她倒是很希望自己能像丈夫那样，在各方面都信任她；或者像希柯维奇那样，对妻子去哪儿去，跟谁一起去，都无所谓；希望自己能像瓦莲京娜那样……真想啊……，可是她办不到，她很苦恼。可能这与其说是因为她好吃醋，不如说她为自己这么爱吃醋而感到羞愧，觉得她不善于像别人那样……是的！假如她的安东不是这么漂亮就好了。她千百次地欣赏过他那大力士般魁伟的身材，有力的双手，宽阔、坚毅的面容，栗褐色的头发……她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美的头发。那些讲亚罗什医生的头发太红了一点的人真是傻瓜……假如他们仔细看看，假如他们能抚摸一下这些柔软的头发，闻一闻这些头发散发出的香气，假如他们能把这个充满智慧的头搂在怀里……正是这样……她在想象中已经把丈夫拥抱起来。就在这时，她突然感到一阵揪心的痛楚：她觉得别的女人也可能会拥抱他，于是头晕起来了。她女友的话好像从梦中飞进了她的耳朵。

“我早上还问过他：‘你给我摊牌，基利尔，今天你又请谁了？’
‘谁也没请。’他说。可我一眼神就知道他在骗人。今天我要到
草地去呆一天，让他自己去招待客人……你怎么啦，加莉娅？你
身体不舒服？”

“不，没有什么。”加林娜·阿达莫芙娜十分神气地站了起来
并且笑了笑。但她的笑声很不自然。这时亚罗什才丢开鸽子，俯
首望着妻子。

“加尔卡^①！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你看，那是什么东西在逼近你的鸽子？”她指着
草地上空说。

一只老鹰正在那里的高处缓慢地盘旋。

“维佳！得惩罚这个‘侵略者’。狠狠地把它打下来。”

父子俩同样轻巧地跳了下来。维克多跑到房里拿着猎枪冲出来。
这孩子不久前才被允许使用这枝枪。他很乐意利用一切机会
显示他打猎的本领。他弯着腰，鼻子差点贴到了地面，跳着向小
溪边奔去。那样子看上去挺有趣。

加林娜·阿达莫芙娜喊道：

“维佳，小心点！伊拉就在那边呢！”

亚罗什两眼注视着儿子，无声地笑着。

鸽子俯冲下来了。也许是已经觉察到了有危险，也许是看到
主人们终于走开，没有人影响它们回窝了。但它们没有马上飞回
阁楼，而是停在屋子另一端的阳台栏杆上拍打着翅膀。

从阁楼的小窗口里伸出一个两边有点秃的大脑袋来，那个秃
块长在长长的、蓬松的、淡黄色的鬈发中。

“这里怎么闹哄哄的？”希柯维奇露出一颗闪光的金牙，皱着

① 加林娜的爱称。

眉头嘟嘟囔囔地说，“简直不让人安安静静地工作。”

“你呀，基利尔，完全和娜塔什卡一样，”瓦莲京娜·安德烈叶芙娜笑道，“整个上午我们都踮起脚轻轻地走路，可总不能成天这个样子呀！”

“今天是星期天，基利尔·瓦西利耶维奇，应该休息。”加林娜·阿达莫芙娜说。

亚罗什狡黠地眯着眼睛。

“你怎么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难道是工作累的？”

希柯维奇的脑袋消失不见了，亚罗什和妇女们大笑起来。不一会儿，希柯维奇穿着咖啡色条纹睡衣来到阳台上。他吓唬鸽子道：“你们这群鬼东西！尽拉屎。”然后又转向亚罗什道，“我要跟你算账，让你瞧瞧没睡醒的‘眼睛’，你这个蹩脚的郎中！你倒是啊，开开盲肠还差不多，别的什么都不用操心了，光知道逗鸽子……”

“可怜的人们啊！假如他们读不到你的大作，那该是多大的损失啊！地球都会翻过来呢？”

“瞧，干起来啦！看来又要没完没了啦！”瓦莲京娜·安德烈叶芙娜笑着说道，“加莉娅，我们游泳去吧！”

“娜塔什卡，你想去游泳吗？”

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叫道：

“很愿意去！好妈妈，我们的想法总是不谋而合。”她朝敞开着窗口纵身一跳，手里拿着毛巾和一本书。

灌木丛中传来了“啪”的一声枪响。

老鹰泰然自若地从院子上空飞去，大家眼睁睁地目送着它。亚罗什却抱怨说：“维克多没有打中。”

“向它尾巴上多撒点盐嘛。”希柯维奇在上面阴阳怪气地哼道。

“你这个大腹便便的怀疑派，我现在就把你从鸽子笼里拖出

来。”

希柯维奇在这里给自己装修了一个办公室。妇女们离开时，听到亚罗什沉重的脚步震得小楼梯吱吱发响。她们回头一望，看见希柯维奇矮矮胖胖的身子被亚罗什抱在怀里。希柯维奇的两只脚在空中不停地晃动。

“放开我，鬼东西！骨头都被你折断了。你这爪子！简直是老虎钳！你不该当外科医生，而应该去打铁！我这辈子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医生……，快松手！”

希柯维奇喘着粗气，从亚罗什手中挣脱出来，跑到了阳台的另一头。

“瓦莉娅叫我每天给你做按摩。你看，瞌睡好像没有啦。”

“那是瓦莉娅出的好主意！可她自己连早操都懒得做。我好歹每天早晨还活动半小时，活动活动两条腿。”

“正是要活动活动腿，你只做操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亚罗什走过去站在希柯维奇身边。他比希柯维奇整整高出一个脑袋。他们在城里散步的时候，人们都回过头来笑着瞧他们，朋友们则开他们的玩笑。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

他们默默地望着草地，足有分把钟之久。在灌木丛里，他们两人的妻子和艳丽的衣服不时闪现出来。妇女们向橡树林那边走去。树丛后面是一汪闪闪发亮的清水，宛如一面椭圆形的明镜。这里原来是一条小河，现在河床已经看不出来了，不知多少年以前河流已经退缩到森林以外的一公里的地方去了，河岸上只看到一个红色信号灯的灯柱。河流、小溪、沟渠纵横，岸边飘着垂柳。草地在这里变成了山丘。在一座座小山丘上矗立着许多橡树。溪外的远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从灌木丛左边也可以看到农舍的屋檐。真奇怪，甚至这里的天似乎也比别处高，没有任何地方能像这里给人以辽阔、宽广之感。尤其是从这里登高远望的时候，绿

色的大地，湛蓝的天空，一切的一切马上都尽收眼底，还有水，尽管不多，但它里面却映着深邃的蓝天和橡树，美极了，而回头一望，后面又是一片奇妙的松林。松树一棵挨着一棵，紧紧地围着一块不大的、已经有人居住的空地。一条小溪把树林和草地分隔开来。近处的松林给大力士般的橡树留着位子。这样的大橡树在我们这里的林子里为数不多。紧挨着松林的是一排林业管理处的老式建筑物：办公室、护林人员和林业管理所主任的宿舍、马厩。

这座孤零零的别墅建立在林区草地交界的地方，一丛橡树底下。别墅虽大，但建造得不怎么得体，阳台的式样不尽相同，并且只有一边有阁楼。而希柯维奇却大吹大擂，说他地方选得好，但他却忘了亚罗什打游击的时候就对这一带很熟悉了。

希柯维奇穿着袜子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然后举起两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经常说：“嘿，多美的地方！”但现在他又有了另一个说法了。

“好像连这里的空气也比城里的清新。多好的天空！啊？”

“氧气也多些。”

“对我来讲，是空气，而对你说来则是氧气。这里又不是你的氧气库。我在这里睡得好，”——希柯维奇笑了起来，“你的眼睛真尖，我刚才写文章时确实打了一会儿盹。真甜呀！连口水都流出来啦。”

“我们大家都忙着走了一个早上，没喘一口气。可基利尔却在创作。”亚罗什讥讽地笑了笑。

“你这个好说假话的倒霉家伙，你忙得喘不过气来了吧？你像强盗夜莺，不停地打着口哨。你大概什么时候写过政论文吧？”

“不，上帝保佑。”

“这就对了。那可是折磨人的事。特别是命题作文。你说说，你到底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你想把事情尽量办得好些，而且